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二三〇

延綠閣集十二卷 華希閔撰

一

涵村詩集十卷 秦文超撰

二〇七

息影齋詩鈔三卷 釋律然撰

三四三

夢筆山房繭甕集八卷續編一卷附閒雲詞一卷 紀遠宜撰

三八七

讀孟居文集六卷 蔣汾功撰

四七一

延綠閣集

自孔子垂六經以立教迄今餘二千年中更秦火漢儒掇拾附會雜而不純有宋程朱出而六經之旨昭然明矣然其微言疑義遠而失傳宋儒與漢氏往、角立而不相下其有待於後人之折衷者豈少哉後世殫精力役簡竹以求附麗爭勝乎前人者多至不可紀狀求一言之合于道而不可得其故有三馬纂組為工攬掇為富摛

序

成詞藻自號專家其病也華而不根撰成墳典私立叢目郢書燕說徒惑謾聞其病也贗而失實高閣三傳指斥繫辭憑臆駕虛荒經蔑古其病也悖而傷義嗚呼立說愈多而經旨愈晦無怪乎于朱子斥之為文之妖而道之賊也余與華子豫源交四十餘年余自通籍後奔走仕宦而華子方屹、窮年著書就讀書之閣以名其集可

余一言為之序余閱終卷作而嘆曰有是
哉華子之篤于經也其為說苞括旁皇搜
擇融貫如刃發剡鐔轉立解如磁引針纖
隱畢露于詩則謂緇衣為鄭武公之好賢
而不取周人愛之、說于春秋則謂考仲
子之宮初獻六羽為桓公弑隱所由肇于
尚書則謂協時月正日正為三正之正一
正朔同制度為帝王臨政之首事三江則

序

二

取韋昭浙江吳淞江大江之說為定而夢
証於國語三江環之周禮職方氏其川三
江其浸五湖之文聞者始而駭中而思久
乃覺犁然有當於人心雖善辨者不能出
一語難也嗚呼華子之於經其可謂思之
深而好之篤矣余嘗謂立言之士靡不欲
著書以自表見狀多厄辭贅說無益于道
為立言之法者莫備于曲禮之三言其一

序

三

曰毋勦說勦前人之成說令人生厭雖然
不勦其辭矣而或立意庸俗無以發明精
蘊故又曰毋雷同狀欲懲雷同之失則必
詭僻示異怪誕不經故競、以則古昔稱
先王終焉夫使學者誠凜乎勦說雷同之
戒而又無失乎則古稱先之旨嗚呼其難
哉若華子之於經誠所謂不苟同亦不苟
異者也其進于立言也幾矣華子著述甚

夥為碑銘序紀皆登作者之堂嘗欲刪成
宋史作宋史質疑一編問世尤服其精識
余不槩論、其說經之大者

雍正十一年歲在癸丑十月朔日同學姻
弟嵇曾筠禮齋書于淮浦官舍

事畧

方文朝先生書華豫原事云。無錫有奇士曰華豫原。方歲乙未。撫吳儀封張公坐逮。部使者偕制府卽訊於潤州。而羈管公城隍廟。甲而守之。生猛如虎。非者門籍不得輒出入。門生故吏無敢嚮邇者。豫原聞難。自無錫疾馳一晝夜。踰三百里。至京口。唁焉。旣抵廟門。不得入。而顧見有官人傳呼來。帶弓韃騎而從者數人。至門。門者皆却立。官人下馬入。從者皆入。豫原則闐然隨之入。數折而達張公寢室門外。卽又不得入。徘徊往來。所以屬其門者。方故萬端。然卒不得入。

延緣閣集

卷一

門者曰。客何爲者。始吾以爲客從官人來。故不誰何。客乃今知妄男子耳。不去且得罪。制府怒不可犯也。豫原大笑。應曰。若乃以制府嚇我耶。內令吾惴惴制府者。吾安得來此。且天下事不可知。往者張公嘗與噶禮訟矣。部使者按事至。再無直張公者。賴天子聖明。張公撫吳自如。而噶禮卒抵罪以去。此近事於今未冷。今張公雖就逮。萬一上復有後命。如異時事。若等何面目復見張公。言已。則索筆大書其爵里名姓付門者達張公所。曰。可達達之。不可則以此紙上制府言狀。惟制府死生。當是時。日漸西夕。而

豫原語侵制府益急。門者縮頸旣已無可奈何。則入白守者。而守者亦頗聞餘語。色動爲言於張公。命之入。豫原乃入。相勞苦如平生歡。良久辭去。越數日。而部使者之祠報燬矣。初。部使者視學江左。有聲。吳中人爲祠於江陰歌舞之。當張公之與噶禮交訟也。部使者按事至吳。吳中自士大夫下遮馬首以千萬數。願無奪我張公。而部使者顧不直張公。吳中人固怒甚。及是役也。部使者與制府劾張公欺謾不警罪。且至殊死。吳中人咸涕泣不知所爲。而會豫原自京口來。且言張公坐逮良苦。則益洶洶然。顧無所發怒。豫

延緣閣集

卷一

原遂言曰。狄梁公之有祠魏州也。其子景暉勿類州人。燬之不復祠。今日之事。得復有香火情耶。吾欲云如何。於是眾數千人奔部使者祠下。爭撤屋瓦投之以巨牛東西曳。橫棟盡折。或焚燒其餘。呼聲動天。埃起漲數十里。明日制府聞狀大駭。陰使廉問主名。疏以去。然竟無如何也。當是時。豫原幾不免。亦以此名聞江淮間。豫原名希閔。好讀書。學治古文。著有廣事類賦等書行於世。以涇縣訓導副江南辛卯解試榜。丁酉試京兆。復得副榜。主試者卽故撫吳張公也。識者兩難之。方子曰。余官京師。遇江南人往往爲余

言豫原周旋張公事。余壯之。已豫原就京兆試。定交王翁木太史坐上。視其人歛退就懦。粥粥若無能者。而遇公正發憤乃若是。上卒不用部使者議。而驛召張公。命以白衣領倉場事。其事距燬祠蓋不數月。豫原之於張公。可謂與天合符者也。豫原又言。方事之殷也。江都有程表民。如皋有姜自芸者。與某倚如左右手。而先是張公與噶禮交劾時。自芸護之尤力。舉輻率數萬人行。詣闕上書。郡長至使人守欲殺之。亦會張公得俞旨而罷。余恨未見表民。而自芸辱與余善。名毗亦一奇士。

延緣閣集

卷一

三

無錫金匱縣志云。華希閔字豫原。以副貢生爲涇縣教諭。中康熙五十九年舉人。雍正十三年以博學鴻詞薦。不赴。乾隆十六年年八十恭迎。聖駕於惠

山孝子祠

賜知縣職銜。尋卒。希閔篤嗜儒先書。

勤於著述。雅好脩先賢古蹟。如復邵文莊墓。築高子水居。重建松滋王侯祠。皆鉅舉也。嘗埋父遺金於地。撫幼弟希閔成立。而予之平生慷慨尙氣節。巡撫張伯行與總督噶禮互揭主其獄者。庇噶禮而罪伯行。希閔上書斥之。幾罹阼後。卒如希閔言。

家乘云。公舉康熙辛未歲貢。任安徽涇縣訓導。辛卯

江南丁酉。順天兩科副榜。庚子舉人。浙江同考官。詔徵博學鴻詞。未赴。乾隆辛未。聖駕南巡。

欽賜知縣并

賜宮緞貂皮荷包等物。著有延

緣閣集。廣事類賦。大學約言。中庸剩語。論孟講義。玩辭初筆。春秋集義。性理註釋等書行世。崇祀七賢祠。謹按。方文輅先生所書實張公再劾布政使牟欽元。藏匿通洋匪棍張令濤。事非與噶禮互揭一獄也。伏讀書事中。公言方事之殷也。江都有程表民。如皋有姜自芸者。與某相倚如左右手。而先是張公與噶禮交劾時。自芸護之尤力。舉輻率數萬人

延緣閣集

卷一

四

行詣闕上書。是上書者姜自芸也。公之營救張公。是後事而非前事。志殆誤以爲噶禮一案。爾又按家乘。公以辛未歲貢。任安徽涇縣訓導。與文輅先生書事中。稱以涇縣訓導副江南辛卯解試。榜均先官訓導。後中副榜。而邑志以副貢生爲涇縣教諭。旣倒置其先後。又誤訓導爲教諭。是亦志之失實。惟邑志所載乾隆十六年。公年八十恭迎。

聖駕於惠山孝子祠

賜知縣職銜。其說近是。

至公之著作。今惟廣事類賦盛行於世。餘如大學約言等。已均散佚。莫考爲之慨然。孫文匯謹識。

延緣閣集總目

無錫華希閔豫原 著

門人 嘉定時鈞轍 等較訂
同邑楊度汪

卷一 經說

卷二 講義 涇縣水西書院問答語

卷三 史論

卷四 對策

卷五 對策

卷六 序

延緣閣集

總目

卷七 時文序

卷八 記

卷九 書 議

卷十 傳 墓誌 述畧

卷十一 雜著

卷十二 賦 古體詩 今體詩 詞

延緣閣集卷一

無錫華希閔豫原

太極圖書卦畫說

太極有象乎。太極本無極。不可得而象也。太極無象乎。易有太極。物物皆易。物物皆太極之象也。天下號物之數有萬。聖人以卦畫圖書盡其理。卦用畫。圖書用。畫。卽。也。圓之爲。而橫之爲。畫也。爲水。爲火。爲木。爲金。爲土。自一二三四五以至於十百千萬數不同。而同明其爲同一太極也。一爲奇。一爲偶。自奇偶而累之。爲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象不同而畫同。亦明其爲同一太極也。然則。與畫同乎。曰不同。之外線象物。而中空象太極。明太極在物中。畫兼奇偶。奇偶相得而成。易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明太極在象表。在物中者。從一物而見。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在象表者。合兩物而見。言兩則百千萬億統是矣。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說二

。之用主乎一。故始終皆奇。畫之用主乎兩。故始終皆偶。以一始生數至五而畢。成數亦至五而畢。五

奇也。二五相得而成十。十還爲一矣。百亦稱一。千亦稱一。萬亦稱一。故曰以一始以一終也。河圖之數五十有五。洛書之數四十有五。大衍之用四十有九。無往非奇之明驗也。若夫畫以奇偶而始。倍之爲四象。又倍之爲八卦。又重之爲六十四。其爻爲三百八十四。其策爲萬一千五百二十。無往非偶之明驗也。或曰卦以一畫始。有諸曰不然。聖人仰觀俯察。近取諸身。無往非奇偶者。故畫一一以象之。無先後也。若不見偶。又烏從得奇。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不云生天而後生地。有陽而後有陰也。然則一生二。二生三。三

延緣閣集

卷一

二

三生萬物。非歟。曰一生二。卽太極兩儀也。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生人物也。尊人于物者。立三才也。其言不爲無說。若夫論卦者。云倍八爲十六。倍十六爲三十二。倍三十二爲六十四。則似是而實非。八卦立矣。重之爲六十四。加不以漸也。漸加而十六而三十二者。何義哉。此言出而太玄僭易矣。言烏可不慎諸。

說三

或以奇用。或以偶用。然則圖書與八卦異旨歟。曰。胡爲其然也。圖書用奇。故中之所涵者。皆偶。卦畫用偶。故中之所主者。有奇。何以明其然也。圖書之數一與

一成二。兩奇相偶也。二與一成三。奇偶相偶也。二與二成四。兩偶復偶也。物不外奇偶。至偶與偶遇。而四象備矣。故時有春夏秋冬。行有金木水火。皆備于四也。但四者各有所麗。麗者分。而所麗者合。舉以配之。而成五。五奇也。中涵四數。至五而畢。然五行各有陰陽。一生一成。又相偶而成十。如形影然。其形五。其影十。十還爲奇。而中涵二五。故曰奇涵偶也。若夫八卦奇偶異形而同情。故交則吉。而睽則凶。地天泰而天地否。水火既濟。而水火未濟。尤其大彰明較著者也。蓋陰陽各分而馳。則二。二者偶象也。陰陽各合而親。

延緣閣集

卷一

三

則一。一者奇象也。一爲得其性。二爲失其性。故曰卦用偶。而中之所主有奇也。奇涵偶。太極涵陰陽也。偶主奇。陰陽合而成太極也。聖人觀于圖書。而知道得一而畢。得一而畢者。正己之道也。中也。君子修之以爲忠。觀于卦畫。而知道以兩而化。以兩而化者。交物之道也。仁也。君子行之而爲恕。忠藏恕。奇涵偶也。恕一言而終身行偶也。而有奇象焉。是故善體太極忠恕而已矣。

協時月正日說

舜典協時月正日傳者謂侯國之時月及日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愚意不然。與同律度量衡對舉均爲四事。正者三正也。正爲十二月之首。統領三百六十日。故其文當在月之下。日之上。三正之建久矣。甘誓言怠棄三正。傳者言三正之建。唐虞前已有之。黃帝建子。伏羲顓頊建寅。則神農少昊之曆當必有建丑者。雖代各異。正而三正未嘗不行。故夏建寅而有尾氏怠棄三正。則征之。即可知夏之巡守必法舜協三正也。且卽虞書考之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協時與

延緣閣集

卷一

四

月也。正月上日。月正元日。協正與日也。舜之巡守而協時月正日本乎此。

中說

言中始於堯舜。曰允執其中。子思作中庸首揭中。而以中爲天下之大本。又曰。君子而時中。舜執兩用中。其言同乎。曰同。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中在人。心曰衷。天命于是乎在。人性于是乎藏。萬事萬物于是乎紀。萬古不易。故曰恒。恒常也。庸亦常也。書言恒性。子思言中庸。其義一也。中和對舉者何。空有火麗物。則明心有性。麗物則顯由中而發行。而宜之不習而無不利。中節而爲達道之和。與利物和義之和。同一性也。時中者。時時處中。中節之和也。然不中未有

延緣閣集

卷一

能和者。故曰時中。用中于民。其已發者也。然所用者降衷之恒也。由大本而出。故曰用中。中者衷也。卽心也。然人心不可言中。惟道心可言。中心統動靜道心統中和。執中者心有動靜而執無動靜。無動靜之謂一。然不精者不一。故精一乃允執之實也。戒慎恐懼。閑不中以歸于中。所以精之也。不以睹聞殊。不以不睹聞懈。所以爲一也。孔子言操則存。操卽執也。操之道則戒慎恐懼也。孔子操心言人心也。堯舜執中言道心也。不稍異乎。曰操存舍亡者。人心操而存。卽道心所操者。卽其操之者。道心卽在人心中也。

三江說

前人說三江者備矣余竊斷以已意而論之曰孔安國傳謂彭蠡分爲三以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夫彭蠡從古無入震澤之理此不待辨而知其謬其宗班固地理志謂北江自毘陵縣北東入海南江在吳縣南入海中江自蕪湖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者爲桑欽爲王安石揚州疆域至大而三江僅僅在今武進宜興吳縣之境此方隅之見也至蘓軾氏曾鞏氏則謂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岷江會彭蠡以入海爲中江漢自北滙爲彭蠡爲北江自彭蠡而

延緣閣集

卷一

六

下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海曾鞏氏又謂北江中江皆禹所導南江乃其故道也愚案彭蠡在揚之極西甫入揚州境江至此已合爲一到秣陵京口已無復有三江之名禹何得追遡從前而以爲三江乎程大昌又推明蘓氏之說而一以經文爲主謂導漾曰東爲北江入於海導江曰東爲中江入于海孔安國謂中有北則有南可知蘓氏益以豫章彭蠡爲南江學者謂求之經文之外疑而未敢深信不知經言東滙澤爲彭蠡東迤北會于滙已明明附著南江蓋彭蠡一江自南而至爲滙爲會兼敵江漢自應

延緣閣集

卷一

七

爲南江無疑然以釋三江則可釋揚州之三江則不可蓋江漢彭蠡之分流皆在荊州之境非揚州之境至揚何緣更有三江之名愚于蘓氏已辨之矣况彭蠡又止可云澤不可名江也明楊慎本徐鉉說文注謂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爲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爲北江入海據此則以一大江隨地易名禹不必追遡從前而謂之三江也且大江經歷則名恐亦不止于三至參取郭璞山海經注謂岷山大江所出岷山南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前旣云一江異名此又分別三源其說自相矛盾尤踈漏至韋昭則強折錢塘江與浦陽江爲二暨南松江而爲三劉耕齋自言之官吳門訊塗人以三江口曰浙江吳江松江也此尤耳食悠謬未可與前諸說並論折衷諸說則莫若郭璞所稱岷江浙江松江者爲不可易矣一徵之國語曰三江環之揚子江在北錢塘江在南吳淞江在東此所謂三江環之也一徵之周禮職方氏曰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若三江爲震澤入海之水則不應與具區對舉而稱川澤且會稽既名山鎮矣而浙江之橫截會稽之境者亦不宜獨畧也或曰子言三江于吳越則信然矣而揚州

之境不止吳越奈何曰經已備言之矣上言彭蠡既
涖則揚州西境之澤治矣下言震澤底定則揚州東
境之澤治矣中言三江既入則揚之南北上下之川
流無不治矣言簡而該四境畢舉此所以爲聖人之
經也或又疑江漢既見于荆此不宜復及大江曰子
不見沱潛既道之文之再見于荆梁乎在梁則梁治
之在荆則荆治之各自施功不嫌複出何獨疑於大
江也况荆州去海尚遠故止言朝宗言其勢奔趨而
已勢則去海至近故直云既入語脈正相承貫又何
必以複出爲疑也

延緣閣集

卷一

八

讀詩劄記

二南傳言化自北而南也按以雅以南與雅並稱又
云胥鼓南舞象劄南籥明是樂名二南之詩其樂章
也似不必泥南北之南用於房中詞皆和悅而樂愷
子謂伯魚女爲周南召南矣乎意伯魚和悅樂愷之
意有不足者故語之如此哀樂中節爲天下之達道
苟失其節往往乖駁先見于閨幃而五倫次第受之
夫子論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教伯魚爲二南爲
之在性情之得理而必自閨幃之和而能節始堯典
觀刑中庸造端詩首二南其旨如是不學詩無以言

延緣閣集

卷一

九

言心聲也關雎之樂不淫哀不傷味其辭可見

關雎合衽樂章也葛覃歸寧樂章也樛木納妾樂章
也螽斯生子樂章也卷耳之用不知其時或者遠行
歸燕則歌此以道其未歸之憂而甚其歸時之樂如
四牡以勞使臣之歸歟卷耳嗟我懷人后妃自我也
我馬我僕之我指文王也吾友任翼聖言夫之僕夫
之馬卽我僕我馬口言僕馬而心所傷者則馬上之
人僕之主我字仍屬后妃自隹

周南十一篇分兩截讀螽斯以上皆用于君后宮中
桃夭以下則通于臣民上有關雎則下有桃夭上有

卷耳。則下有汝墳。上有螽斯。則下有芣苢。上有樛木。則下有漢廣。而麟趾則專言公子公族。介乎上下之間。

桃夭。美女子之德。嘉其妃耦之宜。亦合卷樂章。兔置。意是婦人美其夫之詞。夫者。呼之也。武言其德也。先爲干城。次好仇。次腹心。遞升而上。頌之也。兔置二句。言公侯廣羅賢才之意。而我夫足以當其選。汝墳。因夫子行役而念之。與卷耳類。尤易明。芣苢。多子之物。咏之。美其得子也。與螽斯應。亦得子樂章。漢廣。婦人爲夫求妾媵之詩也。后妃不妒忌。而其下化之。亦不

延緣閣集

卷一

十

如忌。故欲爲夫廣求妾媵。意中有所傾倒之女子。若可來歸。雖爲執鞭所忻慕焉。故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而卒有所阻。故三言漢廣。江永以致其思。若出自男子之口。似不可云德化所致。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况公族公子乎。故怙侈滅禮。公族爲甚。至麟趾而德化大成矣。故周南以此終焉。以公子比麟趾。不下一剩語。蓋曰其父其母如是。宜其所生公子如是也。文王后妃之德。薰蒸醞釀。發于不自知。和氣致祥于斯爲極。

鵲巢。舊說以爲夫人被后妃之化。朱子則先之以諸

侯。被文王之化。云云。意更圓足。然所謂德者不可見。止是婚姻送迎之樂歌。與關雎爲新婚房中之樂。適相配。召南首此者。明其爲人道之始。宜盡心焉。爾已。然其時禮樂修明。家事和正。亦約畧可見云。

詩多祝頌之語。而箴規亦寓焉。鵲巢。但言其享有威業。而用之者當思何德以稱之。亦箴規意也。

草蟲殷其雷。亦卷耳汝墳之意。君子行役而念之。蓋詩言志。遠役而念切者。莫甚夫婦。聖人深致意焉。故三百篇中所采甚多。一則見其夫婦相敬愛。齊家之驗。一則婦人懷其夫。潔身可知。

延緣閣集

卷一

十一

行露首章有畏心。蓋未經召伯聽斷以前語。二三章有幸詞。蓋召伯聽斷已定。不從其無情之詞。故爾不足者。其室家依舊不足。不從者。召伯不之從也。

羔羊大夫退食之餘。燕閒自得如此。由其內助賢家。政修飭而然。與交謫者正相反。序以爲鵲巢之斑。致也有味哉。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怨女曠夫。王政所關。標有梅托詞于女子。見婚姻之宜及時也。小星江有泥托詞妾媵。以見妒忌之宜消也。野有死麕。托詞男女相誘。如慕如畏。以見怨曠之可虞。總傳閨闈之情。以觸

齊家治國者之志用施政教此召公之用心歟
五祀五縱言獸之多也一發言殺一而已物多用少
騶虞之仁故呼而嘆美之朱傳發必雙疊不及詩記
詩緝之說長以此終篇與麟趾正相合

延緣閣集

卷一

十二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仲子穀梁以爲惠母公羊以爲桓母宜何從禮庶子
爲君爲其母別立宮于子祭于孫止仲子而惠母也
惠公考宮矣寧待隱公始其事哉然則桓母信矣考
而初獻六羽也宜乎否乎嘉之者曰隱爲桓立而先
爲其母立宮見讓桓之志焉承父志體弟心孝且友
也獻六羽者酌禮之中不僭不忒又其善也貶之者
曰惠之欲與桓非正也已探先君之惡而遂以與桓
則是成父之惡也克斯義也考宮亦成父惡之類也
愚以爲二者之論皆觀其影而未覩其形者也隱爲

延緣閣集

卷一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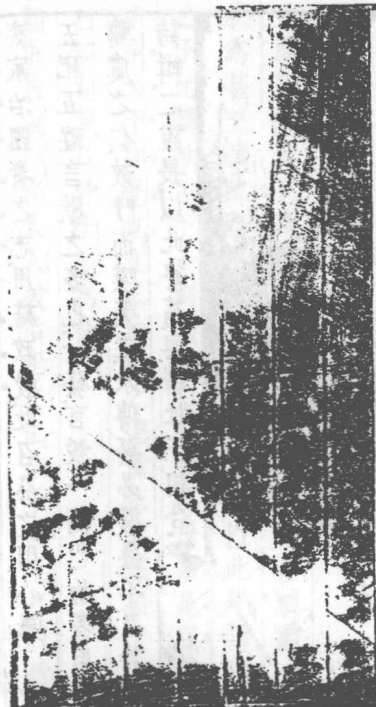
桓立而將以讓之豈非以桓爲適子哉桓所以適子
者豈不以仲子適母哉禮有適子爲君而爲母別立
宮者歟隱公而適母仲子也則耐廟可也何患乎祭
享之無所今者慮及桓爲君而母宜宮已先爲之官
是庶母仲子也庶弟桓公也且六羽之獻在後世以
爲合禮在當時以爲從殺不得與先公先夫人同其
禮數能不啓羣疑而生桓公之心歟書曰初初之云
者六羽之初也亦公庶母仲子之初也公心非復不
卽位之初心矣雖然公而果庶母仲子則位可無讓
桓終不君仲子又可不宜宮仲子者表讓桓之志未

純乎据位不讓也善乎勉齋黃氏之論隱曰義利交戰于中者也觀斯舉也目仲子不適不妾之母而桓亦不適不庶之弟已之君在不攝不眞之間而終已之身君位在可讓可不讓之際此羽父之讓所由與而鍾巫之亂所由作歟或曰隱公而適母仲子也以耐惠公之廟無譏乎曰胡爲其然也諸侯無二適耐廟烏得云禮雖然惠公以爲夫人矣隱桓于是分貴賤隱不卽位矣此成事也成事而終之早讓位于弟則惠公雖失而隱公之費不自作鍾巫之亂未必生

延綠閣集

卷一

十四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按周禮有太宰有少宰有宰夫有內宰內宰下大夫而其屬有上士中士公羊傳曰宰士也則內宰之屬也据胡傳王朝上士中士書名則公羊說信矣胡傳謂咺六卿之長以賵侯妾而貶稱名竊恐不然魯次國之君歸賵常事非比僖九年葵丘之命宜用宰周公蒞之也無爲使太宰既非太宰宜名而名曷云貶哉然則歸賵無貶詞歟曰春秋是非之書也非予奪之書也天王不當賵侯妾書曰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則其失著矣不待貶使名以示是非也且仲子之賵

延綠閣集

卷一

十五

其失在魯不在天王仲子實妾而惠公以爲夫人其卒也隱公亦以夫人赴之天王赴故賵也天王安知其爲妾歟或曰惠公元妃孟子先卒必赴兩赴而不核其妻與妾焉得無失然以春秋考之君夫人之卒不赴而母夫人之卒隱三年夫人子氏卒天王不賵不赴葬猶曰攝也以後十一公並無賵葬君夫人者此不赴之証也文五年榮叔歸含賵召叔會葬成風此母夫人赴之証也君夫人不赴孟子卒于惠公時安得赴天王或曰天王不核其妻與妾而賵之無失歟曰今世多有士大夫之母不應封而飾其辭以封者失在飾辭者耳王朝漫聽之而漫封之不得云失何也天子不親細故失在尙書司封郎耳而責及天子貶及頒封之王使可乎是故仲子

適妾之素其禍源閨闈之微而其流及乎弑立之大
歸獄于惠公而罪有主名矣隱桓皆無從分咎况天
王乎惠公以爲夫人隱公敢不以爲適母歟桓公能
不自以爲適子歟或咎隱成父之惡然則伯夷未仁
也或咎桓不宜以適自居是必人人叔齊而後可皆
不近人情之論也而欲因是以貶天王者尤有難乎
爲上之嘆

延緣閣集

卷一

七

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微者之詞求賻者王崩魯不歸賻故公羊以
爲喪事無求議穀梁以爲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
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交譏胡傳則曰著天王之失
道也華希閔曰疎矣哉諸儒之論而胡氏尤謬天王
三月崩而歷夏及秋公未如周罪孰大焉求者責也
非乞也夫子諱其責不奔喪而文之曰求賻諱國惡
也而不書天王使一若求賻者乃武氏子而非出于
天王所以正天王之體者大矣而反曰著其失道不
亦謬歟或曰魯不奔喪大罪也夫子諱之可乎曰諱

延緣閣集

卷一

十七

其文耳未嘗沒其實也王崩六閱月公不奔喪諱詞
能不及乎求賻之文賤者而實非賤者曉然矣元年
秋七月大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賻說者
謂官尊而名貶夫子尊周而先貶天王使以蹈不臣
之罪乎非貶也鄭重書之爲今者魯不奔喪罪案也
魯喪而王賻實來王喪而魯賻不至前後對舉而魯
罪無可避者故云不沒其實然則武氏子實王使而
春秋不書天王使可乎曰咺之書官書使也有所受
之武氏子不書官不書使無所受之無所受而不書
非斷也因也曷因爾曩之歸賻也天王詔曰使宰咺

史臣敢不承而書之曰使幸咍乎茲求賄也天子宅
憂武氏子傳口命而無文告也官與名俱無所受故
可隱其諛訶之詞仍其無詔命之實不書官不書名
以諱國惡以全王朝之體傳信也

延綠閣集

卷一

十八

尹氏卒

春秋外大夫不卒王朝大夫惟劉卷王子虎以嘗同
會盟而來赴故卒尹氏而天子大夫也卒何以特書
然則君母乎尹氏之與君母文不類也且隱母聲子
何云尹氏二者皆非也然則尹氏何人乎曰隱十一
年左傳公爲鄭所止囚諸尹氏賂之而禱于其主鍾
巫遂與尹氏歸據此則尹氏鄭人而居魯矣固公之
舊德也公立之後寵禮必有加焉卒必臨焉公臨則
書矣况公之薨也由于祭鍾巫此一卒也于公之始
終有係焉書卒宜耳

延綠閣集

卷一

十九